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復夢
第十六回 承瑛堂情悲叔姪 瓶花閣興掃癡婆

話說夢玉回過頭來，見是桂夫人房裡的紫簫姑娘，穿著藕色紗衫，青紗裙子，一雙寶藍緞繡花厚底弓鞋，俏臉上淡施脂粉，鬢邊插著幾穗珠蘭，笑嘻嘻的問道：「你多咱回來的？」夢玉道：「才進來，還沒有去瞧姐姐呢。」紫簫走到面前問道：「船上沒有熱著嗎，道兒上受委屈沒有？」夢玉道：「不也就同在家一樣，飯也吃的，睡也睡的，就是一個人兒悶的慌。」紫簫道：「自你那天出門後，我就許願吃齋，每夜裡給你拜鬥，我惦记你一個什麼兒似的。」夢玉聽說眼圈兒一紅，拉著手才要說話，紫簫道：「如同三多來了。」夢玉掉過臉去，瞧見他兩個帶著笑走過來。如意道：「紫丫頭訴委屈呢。你身上掉了那塊肉，說給他，趕著替你補。」三多笑道：「他補的地方我知道，額腦蓋子上要補上點兒皮，還有一個要緊地方，也是要補的。」紫簫笑道：「浪蹄子，不害臊的！睡著了叫夢玉的是誰？你還刻薄人呢！我撕開你的這張浪嘴！」說著，才走將過去，三多笑著飛跑去了。如意將夢玉推著道：「到三老爺那裡去罷，等著閒了咱們再說話，」夢玉點頭。如意拉著紫簫到自己屋裡去閒逛。

夢玉走到承瑛堂，丫頭、媳婦們瞧見大爺來了，趕著揭起簾子。夢玉進去，見祝露躺在外間小炕上，面如金紙，骨瘦如柴，盡剩了一張皮包著一把白骨。臉兒向外，墊著大高枕頭。

石夫人坐在旁沿瞅著他，眉頭不展，面帶愁容。祝露瞧見夢玉，將手略動了一動。夢玉趕緊上前給叔叔、嬸子請安。石夫人命丫頭們端過小矮杌子，放在炕前給夢玉坐下。祝露問道：「你去了幾日？」夢玉道：「連今日共十二天。」祝露道：「我打著誰瞧不見你了！」說著十分傷心，要哭又哭不出來。叔姪們平日最為相得，今日見他回來，頗覺傷心。夢玉瞧著，也止不住的流下淚來。石夫人恐老爺悲苦，只得勉強笑道：「爺兒們好幾天不見，說說笑笑的歡喜一會，好好的哭個什麼呢？你將道兒上的什麼事故事子，說些給你叔叔聽。」祝露道：「你見過老太太沒有？」夢玉道：「都見過了。」又問：「可是你鬆大叔呢，你在那裡接著的？」夢玉道：「在揚州接著，耽擱了一天這才起身。過江的時候，我先趕上前來，這會兒只怕也到咱們家來了。」祝露道：「鬆大叔疼你不疼？」夢玉答道：「疼。」石夫人命書帶將剝的鮮蓮子取來，給大爺吃著說話。書帶答應，將個紅瑪瑙盤子盛著新鮮剝出的蓮子送上。秋雁端過一張描金洋漆小香幾，放在大爺旁邊。夢玉端著盤子讓叔叔、嬸子，祝露抓了幾個，嚼在嘴裡，說道：「總解不了心中的煩熱。」石夫人道：「還是吃點藕汁罷。」祝露搖頭。夢玉坐下一面吃著蓮子，將路上見的：鄉里堂客光著兩片子腳在田裡種稻，那些姑娘們是怎樣紡絲，孩子們在樹陰下放牛，男人們都在河沿兒車水，東一句，西一句說給叔叔聽。祝露歎道：「農家原是可憐，聽你說起來，這樣暑伏炎天曬在那烈日之下，也就同在地獄裡受罪一樣。像咱們家裡真是天堂。」

就只是常要害病，實在討厭。」夢玉笑道：「叔叔說的是。依我看起來，咱們家是地獄，他們倒是天堂。」石夫人笑道：「真是傻子！怎麼咱們家倒是地獄呢？」祝露笑著說道：「他偏有他的說話。」石夫人笑道：「且聽他的說話。」夢玉笑道：「他們那些農戶人家，男的耕女的織，孩子放牛，大人車水，樹陰下乘個涼，說個閒話，自由自在，無憂無慮。秋收之後，早早完納糧糧，制辦冬衣，一家子圍著爐喝杯酒。戴著朝廷恩典，享著太平風景，真是天上神仙，人間樂土。像咱們家裡，看著這樣富貴，種種都是罪孽。吃著珍饈美味，尚說烹調不好；穿著綾羅綢緞，又嫌花樣不新；大廈高棚，還說暑風難受；重帷厚褥，尚稱寒氣侵肌。一飯之間幾多性命，一天之內無數愆尤。日累月增，罪惡盈積。大則斷宗絕嗣，禍延本族；小則瘡瘍疾厄，害在自身。由此觀之，咱們這享福的倒是受罪，他那辛苦的正是享福呢！」石夫人笑道：「這孩子他倒說出理由來了。」祝露道：「依你說，我是罪大惡極，應該無子，應該害病的了？」夢玉聽說，自知失言，急的滿頭大汗，臉脹通紅，說道：「叔叔有什麼罪孽？不過是點年災月晦，病幾天就好了。若說是兒子，夢玉就是叔叔的兒子。」祝露看見他面脹通紅的，知道他不好意思，用手在他腦袋上摸著道：「好孩子，好兒子！」對石夫人道：「大哥是有兒子。二爺呢，有媳婦不愁夢玉不生孫子。只有咱們是……」祝露說到這裡，不覺氣咽上來，兩眼直豎。石夫人急的要死，連忙扶住喊叫。夢玉此刻自恨失言，惹的叔叔動氣，一會兒無地可容，只得放聲大哭。

丫頭、媳婦們都慌了手腳，幾個進來相幫扶住，一面去回老太太。石夫人鼻涕眼淚的瞧著難過。

有個得用的姑娘叫做芳芸，因患暑病，幾天沒有起炕。他的丫頭巧兒，跑去屋裡通信。芳芸年雖十七，知書識字，最有才情。一聽見這信，趕忙下炕走到桌邊，在那妝台的小抽屜內取了一枝人參，又將長條桌上小磁瓶內取出些自己常吃的去心麥門冬，拿在手內飛跑出來。因幾天不吃一點湯水，頭暈腳軟再也不能走快，好容易扎著走出月光門來到卷棚底下，聽見石夫人不住嘴的叫喊、夢玉的哭聲，他心中一急，不覺一跌栽在地下，掙不起來。

此刻，松節度正在祝母房中說話，聽見承瑛堂來回三老爺暈了過去，老太太登時面色俱變，連忙站起身來，親自去看。

吉祥、五福一邊一個，好生扶住。桂夫人帶著海珠姐妹也俱同去。鬆柱同祝筠跟著過來。老太太越急越走不動，吉祥、五福使勁的扶住進了院門，丫頭、媳婦們兩旁迎接。有個姑娘飛跑過來說道：「三老爺已回了過來，請老太太放心。」祝母聽說，念聲「阿彌陀佛」，走上台階，見芳芸面色焦黃，閉著眼坐在地下，半身靠著門榻。祝母驚問道：「這孩子是怎麼坐在這裡？」芳芸已定了一定神，掙著站起身來，給老太太請安。

祝母扶住道：「孩子，你病了幾天還沒有大好，又出來幹什麼？」芳芸將栽倒的緣故回了一遍。桂夫人道：「很難為他，諸事細心得力。」祝母歎道：「好孩子，人參、麥冬放在那裡？」芳芸連忙遞過去，祝母接在手內，吩咐丫頭們扶芳芸去睡，好生調養。

夢玉跟著石夫人出來迎接，一同走進上房。祝母問道：「怎麼一會兒暈了過去？」石夫人道：「夢玉在這裡陪著爺兒兩說了一會話，忽然的暈了過去。老太太過來的這空兒，才回過來。」祝母點頭，走到炕邊問道：「你怎麼一會兒的又不舒服？我很怕來瞧你。」說著淚隨聲下。祝露瞅著也很傷心，一句話也說不上來。丫頭們回道：「鬆大人同二老爺過來。」祝露點頭，吩咐請進屋來。媳婦們揭起湘簾，鬆柱同祝筠進內，石夫人拜見問好，又問二爺的安好。

兩位老爺走到炕前，鬆柱道：「三弟，你怎麼病到這個分兒？在揚州我問夢玉，他說近來好些。我瞧著很有些兒病。就是服藥，一時也是難得見效，倒不如自己靜養，飲食調理，倒還可以痊癒。總是斷不可動氣性急，慢慢的再去醫治。」祝筠道：「兄弟，你平日最性急，又愛動氣。這會兒有病在身，只好耐著性兒靜養，將一切閒氣別要放在心上，自然慢慢的會好。」

咱們只有同胞兄弟三人，一個妹子，別無多的手，豈不願你這會兒就好！」祝筠說到這裡，嗓子眼兒上倒像有一個什麼東西堵住著的一樣，再也說不出話來，眼淚也就像斷線珠子，一串兒的掉了下來。

祝母此時心如刀割。石夫人的心早已傷碎，掩著臉不敢仰視。祝露傷悲了一會，叫丫頭們端過椅子，擺好腳踏，請老太太坐下。鬆柱、祝筠亦俱依次而坐。石夫人讓二嫂坐在對面，海珠姐妹過來請安。祝露道：「多謝你們惦记，你母親們來給老太太拜壽，只怕今日也該趕到。我們手足還該要見一面。」

海珠們勸慰一番，走過去坐在石夫人肩下。

姑娘們送茶之後，祝母問道：「夢玉呢？」丫頭們答道：「出院去了。」石夫人道：「方才同叔叔兩個說莊戶人家的苦處樂處，他在這裡說出多少理來。正說的高興，見叔叔發暈，他急的大哭起來。」祝母道：「原來他在這兒同叔叔抬槓呢！這孩子怎麼對著叔叔面前說出這些話來？怪不得要多心動氣呢！」祝露笑道：「他知道失言，急的滿頭大汗，臉也通紅。我故意逼他：依你這樣說，我是應該無子，應該生病的了！他很過意不去，也難為他回兩句好話，忽然打動我傷心，一時氣厥過去，倒並不是他在此忤我的氣。這孩子是我家的寶貝！」鬆柱道：「大哥同榮國公家結了親家，我同大哥也結了親家，將彩芝給夢玉做了媳婦。」祝露笑道：「這也好。怨不得我方問他說：鬆大叔疼你不疼？」他滿臉通紅，半日才回答道：『很疼。』誰知有這緣故。」祝母

道：「他回來見我，也不提起，剛才你鬆大哥說起，我才知道。又接著你大哥的書子，也很怙你，總叫你好生調養，不要性急動氣。大嫂子也再三叮囑問候，說你大哥的病近來好些，准在秋間起身回來。」

祝露歎道：「恐我等不到那時候，他們都有……」祝露說到這裡，咽住不往下說。鬆柱點頭道：「兄弟，你的意思我也知道，你不必憂慮，等我作伐，也替你結個親家，做你的媳婦。」祝筠道：「很好。是誰家呢？」祝母笑道：「我猜著你的心事。」

鬆柱道：「姑媽猜著什麼心事？」祝母道：「一定是你大嫂子的意中人要挪到這邊來，是這主意不是？」鬆柱笑道：「斷不是這個主意。大哥大嫂原同我說明才定彩芝，若是將賈小姐挪過三兄弟這邊來，明擺著我替彩芝做地步，不要說大哥、大嫂不肯，就是我也斷不肯的。」祝筠道：「到底是誰家呢？」祝露接著道：「我看起來，大哥竟不用費心，有誰肯同我結親家？倒不如求老太太在這幾個好丫頭裡挑一兩個，做我的媳婦，就可服侍我的病。」鬆柱道：「三兄弟你別管，總在我身上，橫豎叫你有親家，有媳婦。」祝母道：「三兒的話也說的有理，等我商量。不知大姪子說的誰家？你說給我聽，看合式不合式。」鬆柱笑道：「姑媽，你道是誰？」祝母道：「我知道你說的是誰？」鬆柱道：「我說的是桂老三的女兒。」老太太問祝筠、桂夫人都一齊笑起來道：「這很好。」桂夫人道：「我們老三的那個女兒，是八月十六生的，小名叫月生，本名叫蟾珠。那年進京的時候，年才十二，比夢玉大一歲，長得很俊。在這裡住了四五天，夢玉同他是一刻也離不開的，到起身這天兩個人直哭了一夜。梅大妹妹在這裡還說著笑話，對夢玉道：『別哭，等我明日做媒，將桂姐姐說給你做媳婦就是了。』三妹妹們起身之後，夢玉想的病了一場。」老太太笑道：「也就同那年你們彩芝去了，夢玉直病了半年的一樣。」祝筠道：「若是桂老三的女兒，這門親事不怕他不依。但不知他幾時出京？」鬆柱道：「我來的時候，正張羅著借銀子呢。我聽見說帳行裡只肯四扣，銀子行平行色，還要押憑。他只要借到手，也就起身的快，大約至遲二十外也可以來了。橫豎他也要攏要這裡，趕我往杭州轉來，他還不肯就走。提起這親事，他斷沒有不肯之理。」祝母道：「很好，這件事在你身上。」鬆柱道：「這交給我。」祝露道：「我若有了媳婦、孫子，真死也瞑目。」說著要哭，又哭不出來。老太太流淚道：「我知道你怙記媳婦，我自有主意，叫你總有後人。」祝露點頭。石夫人聽說五中皆斷，無限傷心。祝露道：「既是鬆大哥替我這一房作伐結親家，我中原有個妥當人，也當面托老太太，等著桂姑娘過門之後，就將這件辦了，完我一件心事。」祝母道：「你意中還有何人要給夢玉？」祝露道：「並非外人，就是咱們院裡的芳芸。這丫頭不但生得端莊秀慧，亦且知書識字，辦事能乾。蒙老太太的恩典，另眼看他，我也待他如女。原要打諒給夢玉作個媳婦，因想他到底是個丫頭，別叫外人笑話，說我娶個丫頭做媳婦，因此我也總沒有提起。今日承鬆大哥這一番美意，倘或桂家的親事得成，做親之後，即將芳芸給了夢玉。雖不便為正妻，很可做側室媳婦。因夢玉是三房共此一子，多娶幾個媳婦也很使得。我剛才求老太太在丫頭裡面挑一兩個，為的這件心事，只恐我等不得見媳婦的面兒。」祝母點頭，流淚道：「我自有主意。你提芳芸，我倒忘了他的一件事。」隨在手裡拿出人參、麥冬，將剛才的光景說了一遍。祝露點頭歎息。

鬆柱同祝筠道：「怨不得三兄弟疼他，這孩子也本來辦事細心，將來是要格外看待些的。」老太太吩咐吉祥，將人參拿去釀成片子，同麥冬放在銀壺裡，趕著煎湯，吉祥接了出去。祝筠道：「我同鬆大哥外邊去坐，再來看你。」祝露道：「天氣甚熱，鬆大哥請去歇息。」鬆柱告辭，同著祝筠出去。祝母同桂夫人、海珠們又說了一會閒話，看著吃過參湯才回介壽堂去。

且說夢玉見三叔叔醒了轉來，將臉中這塊石頭放下，又見老太太們在這裡，他就趁著空兒一直跑出去。過了老太太的介壽堂，轉出東院來到桂夫人怡安堂。那些姑娘、媳婦們都坐在堂前大卷棚下兩邊花欄杆上。見夢玉走來，也有站起的，也有坐著不動的。夢玉向著他們說笑一會，揭起堂簾走進怡安堂，向西碧紗廚裡轉入後面軒子裡面。東西各兩大間，中間是間堂屋，這四大間是桂夫人身邊得用管事的姑娘春燕、紫簫、蘭生、芍藥這四人的住房。四個姑娘都生得姿色娟好，又能乾伶俐，在桂夫人面前都很體面有臉。夢玉同他四人就像姐妹們一樣。

這會兒，走到東邊第一間是蘭生的住屋，掀起門簾進去，靜悄悄的不見個人影兒，青紗帳子兩邊都是放下。夢玉輕輕走到炕邊，揭起帳子，見蘭生正在好睡，鼻息如蘭，右手拿著鴛鴦小扇歪在炕邊，一縷大紅須子掛落炕沿，左手搭在席上，兩隻金鐲押著玉腕，穿著青亮紗短衫，映出胸前大紅兜肚，白羅挑花褲，籠著一雙紅緞小弓鞋。夢玉不忍驚動，輕輕放下，捻手捻腳的走了出來。見蘭生的丫頭蓮兒同芍藥的丫頭閨兒坐在階上吃菱角，瞧見大爺都站起身來。夢玉對著蓮兒道：「姑娘起來，你說我來瞧姑娘來了，見姑娘睡著，不便驚動。」問閨兒道：「你姑娘在屋裡沒有？」閨兒道：「咱們姑娘同著春姑娘到集瑞堂陶姨娘那裡算帳去了，紫姑娘在老太太東院裡還沒有回來。大爺到屋裡去坐，一會兒就來了。」紫玉道：「等姑娘們回來都替我說到，我再來瞧吧。」說畢，折轉身走出碧紗廚，正遇著紫簫的丫頭鶯兒。問道：「你姑娘呢？」鶯兒道：「在介壽堂沒有回來。」夢玉道：「你對姑娘說，我來瞧姑娘，在屋裡坐了好大一會，等不得，我去一會兒再來。」鶯兒跟著一面答應一面走。夢玉出了怡安堂，走下台階，繞著往左廊下頭一個磚門，是芳芷堂朱姨娘住處。

原來祝筠有四位姨娘，是陶姨娘、李姨娘、荊姨娘、朱姨娘。陶姨娘是專管銀錢出入，盤查鹽船口岸、當舖綢莊一切銷算各帳並內外花園裡的鳥獸魚樹，施材捨藥，戲子身價，教師修金等項；李姨娘是專管內外廚房日用飲食，什物器具，田莊地土，房產租息，紙張花草，慶壽上墳，柴米燭炭等項；荊姨娘是專管衣穿首飾添修改造，內外大小男女月錢工食，修添傢伙器皿，當舖鹽船、綢莊鹽店大小伙計薪俸，以及各寺廟燈油月米、裝金修佛，戲班的套頭、刀槍、頭盔等項；朱姨娘專管內外四季陳設鋪墊、燈彩、字畫、古玩，各位大小師爺、相公束脩賞封，慶弔禮文、茶酒、小菜果品，修房建屋，花粉針線，圍屏戲台，涼棚花炮，戲班一切軟行頭等項。

這四位姨娘各盡其職，條清條款，內外肅然。桂夫人總其大略，每三個月一報銷。祝筠見他們都能幹辦事，十分歡喜。

因此四個人都得寵愛。這四位姨娘，每人都有兩個得力姑娘幫助。陶姨娘的是婉春、疏影，李姨娘的是素蘭、秀春，荊姨娘的是仙鳳、秋雲，朱姨娘的是閨梅、慶兒。還有幾個幫辦雜物的丫頭，或是老太太同桂夫人、石夫人這三處的麻利丫頭，看他能乾就派到四位姨娘處分房使喚。這些丫頭內，還有幾個巴結出身的，求著老太太情願到四處照應，以圖將來出門體面的。

所以這四位姨娘屋里正經辦事姑娘每房只得兩個，倒是幫辦的多。遇著辦事姑娘們有嫁人、贖身事故等項，就在這些丫頭裡面挑補。是以無不極力巴結。遇著老爺到姨娘們院裡住宿的日子，那些丫頭一個個擦脂抹粉爭著伺候，兩隻靴子倒有七八個去脫。設或內中有老爺歡喜的，將手在他身上抹一把捻一下，那丫頭的這一樂，比補缺的還要歡喜，從此在這院子裡就是滿臉兒，什麼人也紅不過他的了。老爺見他們如此光景，也常常的提拔他們，這也不在話下。

且說夢玉正走到芳芷堂朱姨娘的門口，就遇著一個丫頭，叫做東兒。見了大爺趕忙堆著一臉的笑給大爺請安，說道：「姨娘們都在瓶花閣二小姐那邊呢。」夢玉道：「我本來也要去看二妹妹。」折轉身向西廊繞過怡安堂，順著一帶花牆進了院門。這院名瓶花閣，是夢玉的胞妹修雲小姐的住屋。

這修雲也是桂夫人所出，今年十五歲，生得天姿秀媚，韻致非凡。不但刺繡精工，亦且爛通書史。這幾天因感冒風暑，老太太同桂夫人叫他靜養幾日，不要出來，因此修雲這幾天不出房門。老爺的這四個姨娘都同修雲合式，每天必定來瞧一兩次。此刻姨娘們在太太上房回過事下來，各人在院裡辦完了事，約齊都到瓶花閣陪修雲閒話。

夢玉忙忙的來到院裡，丫頭、媳婦們瞧見都笑道：「大爺來了。」忙著掀起湘簾。夢玉進去，見四位姨娘同修雲坐在碧紗廚裡，看見夢玉都站起笑道：「玉大爺回來了。」夢玉走到姨娘們面前請安問好。四位姨娘也拉著他問好。夢玉同修雲見禮，問道：「妹妹你好些沒有？」修雲道：「今日覺著好些，只是還有點子發燒。」夢玉將臉貼著修雲的額角道：「很不大熱，再吃服香薷飲，就可以全好了。」修雲道：「我也懶待吃藥，隨他罷。你這幾天不在家裡，誰不怙記的失魂失腦的。姨娘們成天家不住嘴的念著你。」夢玉笑道：「怨不得我自從那日起身，一出門就打噴嚏，一直打到揚州。連喝茶吃飯、出恭睡覺的空兒也沒有，盡剩了打噴嚏。我心中很著急，這是什麼緣故呢？有一個人說道：『這個叫做噴嚏癆。』」夢玉未曾說完，四個姨娘同修雲一齊大笑，一個

個笑的鼻涕眼淚，連氣也喘不過來，只見修雲屋裡走出芍藥、春燕，一面笑一面說道：

「出門幾天，就學這樣油嘴！」夢玉趕著上前拉手問好，說道：「方才在姐姐們那裡，說是都到這裡來了。」芍藥笑道：「怨不得我這會兒也不住的打噴嚏！」夢玉笑道：「我那噴嚏利害著呢，不住嘴的像放鞭炮似的。」春燕笑的彎著腰，趕忙跑到杌子上坐下，笑個不了。荊姨娘一面擦著眼淚，一面笑道：

「真小油嘴！不在家裡叫人惦記，一回來了又討人嫌。」眾人笑了一會，修雲道：「你還是要吃茶，還是吃果子？」夢玉道：「我吃兩個荸薺罷。」修雲叫雙梅取荸薺給大爺吃，雙梅答應，去取了一個翡翠盤子，盛著一盤荸薺放在花梨桌上。夢玉也不讓，抓著一個就吃。修雲笑道：「好性急。」只見雙梅取了幾枝小銀叉子，放在桌上。夢玉笑道：「費事巴拉的，還是用指頭的爽快。」修雲笑道：「出了門回來，越學的不好了。」夢玉也不答言，盡著一吃。只聽有人問道：「大爺在這裡嗎？」夢玉道：「誰找呢？」雙梅道：「是桑奶奶。」夢玉趕著叫道：「媽媽，我在這裡。」原來這桑奶奶是夢玉奶媽，今年才三十多歲。他當奶子的時候，不過十八九歲，生得有幾分姿色，老爺也很得意他。他就仗著老爺的勢，又倚著是夢玉的奶子，不覺的自尊自大起來了。因他男人死了，一個奶抱的女兒又給了人，所以老爺憐他，許了養他一輩子。他越發得了意，不但老爺到姨娘屋裡來他有醋意，就是老爺坐在太太屋裡，他也是不樂。桂夫人同姨娘們也就很嫌他。不知他鬼鬼祟祟的多咱相與上一個二十來歲的後生，他說是過繼的兒子，叫做桑進良，對老爺說了，叫他跟班。他一天常跑到桑進良屋裡去，吃的臉兒紅紅的走了進來。垂花門的查大奶奶回過幾次，老爺也有些冷落他了。因為他是夢玉的奶子，所以人都叫他桑奶奶。

他見夢玉回來不到他屋裡，心中有氣，故到各處的找他。

夢玉瞧見他進來的神氣，早已明白。因為修雲身子才好，恐惹他動氣，就不等他進屋裡，忙走了出去說道：「媽媽好啊！」桑奶奶答道：「我好，叫人家不理！」夢玉笑道：「慢慢的再同媽媽說話。」說著，一直跑了出去，頭也不回，竟自去了。

桑奶奶臉上大抹不開，又知道姨娘們都在這兒，吃了夢玉的這個大乾，只得折轉身，口裡叫著：「玉哥兒，玉哥兒！」也就順著腿兒出了院門，才走不到三五步，仰面一跤，不知栽著那裡，且看下回分解。